

# 快乐的美术班

◆ 李鸿飞(汽92) 段志蓉(制91) 陈鲸飞(机92)

清华五年的课程安排一直很重，我们若要从数十门课程选出最快乐的课程，无疑要包括卢应昌老师教授的美术课。卢老师是印尼归侨，机械工程系高级工程师，性格开朗，幽默快乐，一见到他即能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

刚进清华，就听说美术是全校最热的选修课之一，得先通过选拔考试才能进入美术班。大二时候，终于有资格参加全校海选了，考试内容是静物素描，画一个粉笔盒和一只橘子。最后胜出的30余人入选名单是张榜公布的，当看到自己名字那一刻，真好像又拿到了清华录取通知书。

美术班第一节课是水彩课，学画茄子。如何用两三笔晕染出一个栩栩如生的茄子是卢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独门绝技，至今还有同学保留着当初的习作。

第一次写生是去原生态的圆明园，我们都骑着自行车，背着画夹子，意气风发，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从达园宾馆旁的胡同进去，经过圆明园围墙的断壁残垣，就到达了写生地点。写生对象是一个水塘、一座小屋和一株大树，不知道现在这处景物是否还在。很多同学都对这次写生记忆深刻，第一次画真景，很是有些不知所措，最后只有四位



1991年清华美术社画展时摄于四教门口



同学的作品被卢老师点赞。第一次的写生让我们体会到要发现美、呈现美并不容易。

那时的学生都比较穷，画夹也算个奢侈品，卢老师就替我们穷学生想了一招，裁了一批三合板，配上大铁夹子，就是很方便实用的画板。

课外我们也喜欢往卢老师的小院里扎，跟卢老师的女儿卢艺混得很熟。大家在一起互为模特作画，相互欣赏作品，欢笑中也免不了自嘲和互嘲。

一个学期的课程短暂而快乐，临近结课时，经卢老师倡议，美术班的同学组织成立清华美术社。卢老师义务担任美术社指导老师，这让同学们还能经常一起画画、切磋。

一年后我们还在四教（现称真维斯楼）成功举办了清华美术社作品展，为这所理工科大学增加一抹亮丽的色彩。

毕业后的二十年间，依然会时常想起美术班的快乐时光。今年校庆前夕，我们派代表专门探望了退休在家的卢老师夫妇。卢老师依旧有哮喘老毛病的困扰，但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很好，也还是那样的幽默，还是经常会那样的大声笑呵呵的。

为了让卢老师美术班的快乐更好地延续，我们建立了清华卢老师美术班微信群，欢迎卢老师学生加入进来。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卢老师一起重聚，也衷心祝愿卢老师夫妇健康长寿、晚年幸福。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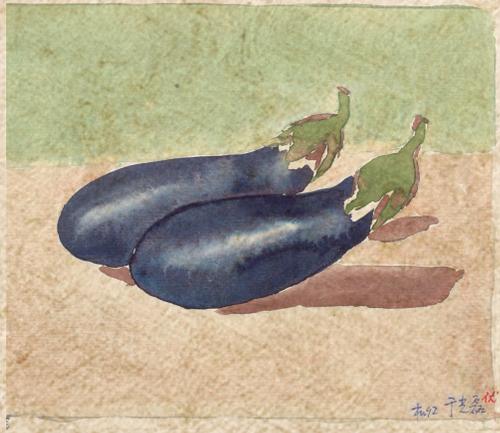
卢应昌老师和夫人 2014 年 3 月在家中合影



野外写生（左起：刘煜、潘筱菁、肖星）



机 92 陈鲸飞的茄子水彩画



机 92 于光磊的茄子水彩画



清华卢老师美术班



扫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图案，加入该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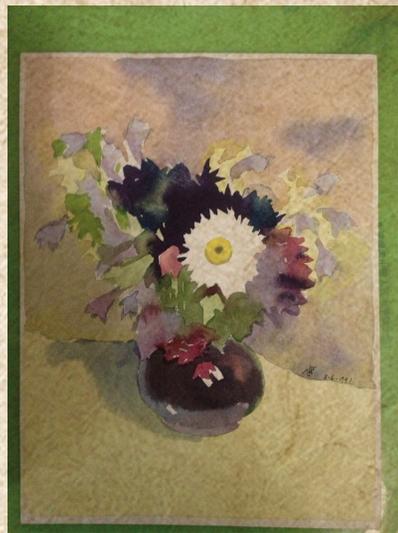
清华卢老师美术班微信群二维码



卢艺送给段志蓉的速写作品



卢艺给陈鲸飞的素描画像



李鸿飞珍藏的卢老师画作

### 美术班部分同学感言：

蒋健（机91）：二十多年了，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留美第一年，曾经特别想画，于是去CVS买了便宜的颜料和画笔，小学生用的那种方块颜料和极细的画笔，照着我公寓窗外的街景，画了张卡片寄给老师。后来回国得到的评语是：“构图上活了很多，但技法上差太多了”。于是只好端出颜料盒画笔的借口，保全面子。再回美国，带齐了所有行头，却再也没画，真是愧对老师的一番教诲。但老师在审美和色彩上的教诲还是功不可没，曾经和从艺的美国朋友探讨他的画，很轻松地夸奖了作品中明黄和紫色的对比，让他大吃一惊。

冷军（汽91）：记得一次去香山写生，找到一篇树林，恰巧有一个人穿着红衣服坐在一片绿色树林中，整个画面构图不错。画着画着，那个人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卢老师抬头一看，故作惊讶的说：“噢，刚才还是深红，怎么变成土黄了？”

余伯男（机92班）：卢老师知道我们以前美术基础薄弱，对同学们很善良、很宽容，最低也会给得个“良”。我得过良减，就是圆明园写生大方向错误那次，估计卢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何晟（汽92）：记得相互画素描肖像是卢老师的女儿画我，怎么都不像，她说我长得太普通，卢老师说我长得太标准，所以不好抓特点。当时感觉老师的说话的水平大不一样。我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很想再见到卢老师。

李武（内9）：出外写生是那时又兴奋又快乐的时刻！卢老师让我们知道如何以美学眼光去观察事物。感谢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美！祝卢老师安康！

陈鲸飞（机92）：直到现在，我还会常常梦到去圆明园写生的场景。我反复梦到这些写生的愉快时光，但从来不会梦见自己画。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画得太差了。记得那次写生时的树总是画得不好，颜色是一坨一坨的，卢老

师走到我的背后大声说，不要用太多屎黄！再不就是狐疑地问：你这是墨绿？我慌乱地回答：风太大了……仔细想想我现在敢拿出来展示的作品，还是只有得过卢老师真传的茄子。

段志蓉（制91）：那次画展我的两幅画被选中的理由都很尴尬，一幅水彩写生的玻璃罐，卢老师说从没见过人用那种颜色画玻璃，另一幅是个跳舞的人，评价说难得那么复杂的曲线。一次速写课上，卢艺替我画了张头像，被卢老师夸赞“神似”，我知道是因为特征明显，“塌鼻梁”，呵呵。卢艺精心手工做了一个画框，把这张头像装裱起来送给我做纪念。这幅画伴随我二十多年，至今仍挂在家中的墙上，只可惜画框在搬家时受了点伤。

刘煜（机91）：美术社那次画展太轰动了，被班上小鸥同学戏称为“百丑图”：精仪系王璇同学长相清秀，但人中凹陷较深，画手们为了强调特点，拼命加黑，王璇画得就跟长了胡子似的。同学们奔走相告：“画得可难看了，但是真像”。我也属于长得有特点的那种，卢老师就说，“画刘煜就不用画嘴”，以至于每个人画我都画得超像，走在展板面前就被人指指点点。这次画展要不是有卢艺小师妹和几位师兄的画作撑着，那还真就略似群魔乱舞了。卢艺小师妹在我们心中的位置，那就是华山的岳灵珊啊，哪个是令狐冲自己脑补，打着良心说是不是不只一个？

李鸿飞（汽92）：第一次到圆明园的水彩写生有幸得到卢老师的称赞，不过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殊荣了，一直寻思，是不是啥都不懂才更容易出创新奇作。还记得卢老师说，学了这门课，即使不从事画画，起码也能提高摄影和审美水平。确实如此，同学朋友中超过我摄影水平的不多，后来工作中能对美工的设计指手画脚，很多是得益于美术班的熏陶。我现在还珍藏着卢老师送的花瓶水彩画，上面有他独具特色的签名。

